

妙華會訊

二〇二二年第四季



妙華佛學會

地址：北角堡壘街 36 號美威大廈 1 樓 B 座
新講堂：北角英皇道 368 號榮馳商業大廈 3 字樓
電話：2570 0443 9027 3321 9325 9130
網址：www.buddhismmiufa.org.hk
電郵：contact@buddhismmiufa.org.hk

《妙華會訊》

主編：何翠萍
編輯及校對：關鼎協、蕭黃雁紅
封面攝影及設計：何乃麟

一葉一如來
一花一世界

沙田萬佛寺釋迦牟尼佛與五百羅漢像



萬佛寺千手觀音菩薩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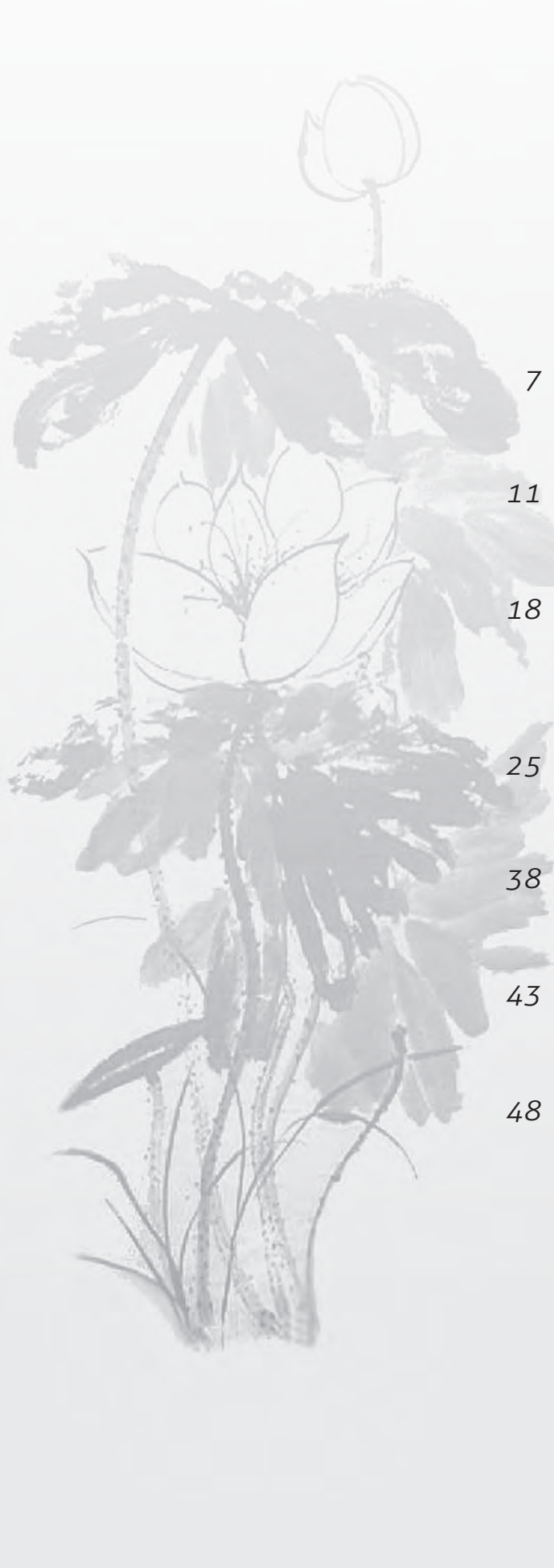
攝影：何乃麟



釋迦牟尼佛像



攝影：何乃麟



二零二二年第四季

目錄

- | | |
|----|-------------------------------------|
| 7 | 「如是我聞」改為「如是我譯」
遠參老法師 |
| 11 | 在家眾的德行
印順導師 |
| 18 | 《妙法蓮華經》方便品講記(之一)
慧瑩法師主講
何翠萍筆錄 |
| 25 | 什麼最快樂
厚觀法師 |
| 38 | 大迦葉尊者的故事
何湘兒 |
| 43 | 紅塵內外
洪真如 |
| 48 | 捐款芳名 |



佛學班及活動



第三十四屆佛學初階班

主 講：本會講師

課程主任：胡文德老師

日 期：2022年4月23日至12月10日（逢星期六）

時 間：下午 1:30 – 3:00

地 點：北角英皇道368號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

中觀思想課程



主 講：資深講師

課程主任：麥國豪老師

日 期：2022年4月24日至11月27日（逢星期日）

時 間：上午 11:00 – 12:30

地 點：北角英皇道368號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

本會乃弘揚正法之道場，所有課程費用全免，
歡迎各界人士報讀。本會亦招收會員，
會費每人每年一百港元，
有意加入者請聯絡本會義工。

感謝各位支持！

徵稿啟事

妙華佛學會創辦人 慧瑩長老尼，為佛教、
為眾生奉獻了畢生精力。

為紀念長老尼的恩德，
本會定於二零二三年第二季《妙華會訊》
刊登紀念慧瑩長老尼示寂十週年之特輯，
祈望各位有緣人士踴躍投稿。

截稿時間：二零二三年二月底，
稿件可交給妙華工作人員或電郵：
contact@buddhismmiufa.org.hk

感恩！

般若中觀思想系列講座

妙華佛學會 佛教中觀學舍 合辦

《小品般若經》選講

主講：何乃麟老師

佛教空宗的主要經典為《般若經》，經中所著力顯揚的，是根本佛教《阿含經》的緣起性空義，而歸結於一切法畢竟空。《中論》，為空宗最重要的論典，融會了阿含、般若的要義，確立了緣起・性空・中道之教，名為「般若中觀思想」。此思想亦為佛教大德印順導師的宗極。本講座以此為依歸，致力弘揚。歡迎已完成基礎班課程之人士參加，費用全免。講座詳情如下：

日期：2022年4月23日至2023年1月7日逢星期六
(2022年9月10日及10月1日假期休息)

時間：上午10點半至12點15分

地點：北角英皇道368號
榮馳商業大廈3樓
妙華講堂

報名電話：95039876
60234581



妙華佛學會

2022年佛學講座

《妙法蓮華經》詮釋

講者：何翠萍居士

講座簡介：印順文教基金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出版的《法華經講義》，記錄了印順導師於一九六一年之講經內容。本講座以此講義為教材，並講述遠參老法師所刪除的內容及原因，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日期：2022年4月24日至2022年12月18日
(5月1日及5月8日公眾假期休息)

時間：逢星期日下午2時至3時半

地點：北角英皇道368號
榮馳商業大廈3樓
妙華講堂

報名電話：95039876
64055185



妙華佛學會主辦
2022《佛家經論選講》

講者：朱元鶴、吳潔珠、伍松、戴燕楣等居士
香港北角英皇道368號榮馳商業大廈3字樓 電話：6405 5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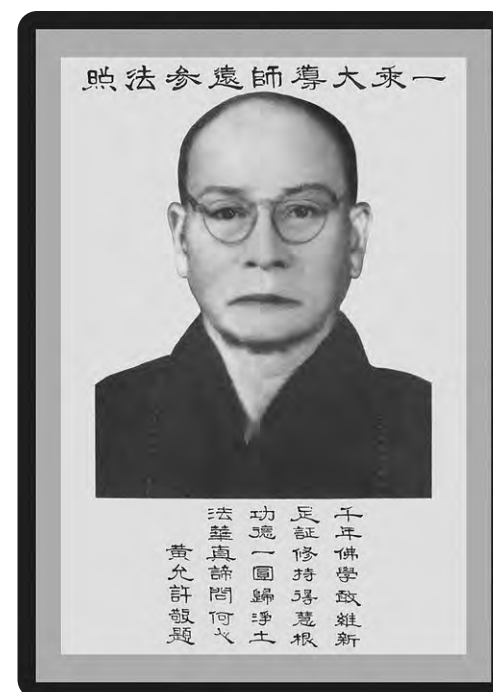
課程 / 講者	月份	日期 (星期一晚上) 7:30pm - 9:00pm
《阿毗達磨俱舍論》 續講 (朱元鶴居士)	5	16、23、30
	6	6、13、20、27
	7	4、11、18、25
《維摩詰所說經》 (伍松居士)	8	1、8、15、22、29
	9	5、19、26
	10	3、10、17、24、31
	11	7、14、21、28

課程 / 講者	月份	日期 (星期四晚上) 7:30pm - 9:00pm
《大乘入道次第論》 續講 (吳潔珠居士)	5	5、12、19、26
	6	2、9、16、23、30
	7	7、14、21、28
《雜阿含經》選讀 (戴燕楣居士)	8	4、11、18、25
	9	1、8、15、22、29
	10	6、13、20、27
	11	3、10、17、24

備注：1. 因有疫情，學員必須遵守所有防疫要求。
2. 上課前兩小時正在懸掛八號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該天停課。

「如是我聞」改為 「如是我譯」

遠參老法師主講



我們不妨講講經文，本來講《法華經》，就不是志在講經文。但不講經文又講什麼呢？講《法華經》就叫做講《法華經》。《法華經》是講什麼的呢？講《法華經》不志在講經文，一個字不要也可以，就憑著《法華經》來講，叫做講《法華經》。如果講經文，又是另一種性質。

怎樣有講經文這件事呢？因為講經，是對一般有信心、決定無疑的人，為他講經，為他講經就不是講文，文是文，經是經。

講經就講「如是我聞」，我

聽來的，我就為你們講，耳聽口說，從前聽到，今天就對你們說，這是一個字都沒有，所說的就有很多，這樣就叫做講經。現在講文，在文裡顯出經，就不妨依靠著文去講經。不過，一開始還未到依靠文去講經，《法華經》裡有一品屬於〈序品〉，這些不是《法華經》的經文，是屬於〈序品〉的序文，在《法華經》之前就有人敘述了。

此事應該不應該講呢？應該講，以當時的環境、當時那些人的程度，你就講吧；當時若沒有那種環境，沒有那種人，就不要講了。這是視乎人與環境來講應該不應該。我們現在為了講全經的緣故，就連序文都要講。

此經分成二十四品的經文，頭一品叫做〈序品〉，故名第一。「序」者，是別人敘述講經前之人物、地方、言論，與經離得還很遠，只是敘一敘。如果沒有序文，就以佛所講的為經，這就不知道聽經者是誰，又不知道佛在

何處講。這就失了人、時、處，開口就講經，這又是一個缺點，應該都要講一講才好。唯有講一講是好的，這就是最尊重此《法華經》的〈序品〉。怎樣尊重呢？佛令我們尊重，佛放光動地，就令我們尊重；又令文殊菩薩解釋光的作用，解釋給我們聽，要我們聽者尊重，一心合掌，豈有不是為尊重故作序？

「如是我譯」這一句，是維新佛教的新腔調。從前不論是大乘經、小乘經，就是此《法華經》，都是「如是我聞」，並未有「如是我譯」。是的，此事人皆共知。雖然在文字上人皆共知，究竟這四個字所詮之意，人皆不知。

（也許有人會說：）「你說人皆不知，這句話就似乎屬於武斷，焉有人皆不知？你說人知之中，只有一部份人知，也有一部份人不知，這樣講才可以。」我就可以這樣說：人皆不知，即是沒有。既然是沒有，就只可這樣

講。

舊本的「如是我聞」，他們就強解「如是」二字，「如」是什麼？「是」又是什麼？這個「我」又是誰人？他們的解釋就冤枉了。

這個「我」字與「聞」字是連接的，既然是「聞」，當然有那個「聞」者，就是「我」。究竟這個「我」是誰呢？他們說是阿難，人人都說是阿難。他們何以又知道是阿難呢？他們是根據《大智度論》裡所講。《大智度論》又是誰講的？《大智度論》是龍樹菩薩講的。龍樹菩薩又為何會講這句話？在小乘經裡，全部都有這樣的講法，龍樹菩薩根據小乘經所說。

小乘經正確嗎？我就說不正確。龍樹菩薩當然承認他是正確的，於是他就敘述出來，寫在《大智度論》。我們後來的人，就根據《大智度論》來講一大番很多的話，這就即是有題材可講；但

所講不正確，就真是有害了！

我們不論他在歷史上過程演變如何，就不必去理論他那麼多，我們不妨直接去講他。講「如是」者，就是這件事，我想講一講。我想對你們講的，是從何處得來的呢？「我聞」得來的，故說「如是我聞」。這個「我」字，在講者一方面來講，就不是指阿難。

講者究竟又是誰呢？是誰都可以，人也可以，天也可以，鬼神也可以；人間的人，不論是貴人賤人、高人下人、在家人出家人、老人少年人、男人女人，什麼人都可以，你聽到後，你就有資格、有機緣，你儘管為他人講，你就儘管宣佈，你聽聞得來的。這就是「如是我聞」，這個「我」字，是在講者自身上講「我」。

講經又如何呢？講經就不可說「如是我聞」，而要說「如是我讀」，我讀經得來的，我為你講一講。現在羅什法師是一個譯經的人，也是介紹，他用文字

介紹翻譯過來，他即是「如是我譯」，這個「譯」字屬於譯者的口吻。他雖然沒有這樣講，我們不妨代表他講，這就是「如是我譯」；不如這樣講好了，於是我就修改了。

（但有人或會說：）「你改什麼呀？你憑什麼來改經呢？真是非常笑話！」其實，有人翻譯你才可以改，若沒有人翻譯，從何處開始改？改虛空嗎？可知道以「如是我譯」為正，即是「如是我聞」，這就明白了吧，不要依龍樹菩薩《大智度論》裡面所講。

一般的注解，全部都是依照《大智度論》來講。他們似乎有正當的根據，根據是有根據，但他們不知道這些根據不正當。

（有人或會說：）「此事就難講了，照這樣的講法，你就連龍樹菩薩都批評，是嗎？」

批評龍樹菩薩亦無過，龍樹菩薩很有趣，他在《大智度論》

裡都有提及《法華經》；既然提及《法華經》，當然他也讀過《法華經》，就算沒有細讀，也都算是翻閱過。他講《法華經》，就不是按照我們現在這樣講的《法華經》，他的《法華經》即是《般若經》。般若很深，也很廣，或者是般若裡面一部份的道理，這是龍樹菩薩的意見，我們現在不承擔此事。

（有人或會說：）「這麼說，是龍樹菩薩講錯了嗎？這就是批評他了。」

此事不能多講，究竟龍樹菩薩是否明瞭《法華經》呢？我們不能尖銳地批評，他明瞭他不講也可以呀。……

「如是我聞」就是這樣講，現在改成「如是我譯」。

註：本文根據遠參老法師粵語講經錄音筆錄編輯節錄而成，未經遠老法師修改，若有錯漏，以錄音為準。



在家眾的德行

印順導師



第一節 一般的世間行

人天行

出世的德行，是一般德行的勝進，是以一般人的德行為基礎而更進一步的。佛法為了普及大眾、漸向解脫，所以有依人生正行而向解脫的人天行。佛弟子未能解脫以前，常流轉於人間、天上；而佛法以外的常人，如有合理的德行，也能生於人、天，所以佛法的世間正

行，是大體同於世間德行的。釋尊為新來的聽眾說法，總是「如諸佛法先說端正法，聞者歡悅，謂說施、說戒、說生天法」（如《中阿含經·教化病經》）。我們知道，生死是相續的，業力的善惡會決定我們的前途。在沒有解脫以前，應怎樣使現生及來生能進步安樂，這當然是佛弟子關切的問題。佛法不但為了「究竟樂」，也為了「現法樂」與「後法樂」。怎樣使現生與未來，能生活得更有意義、更為安樂，是「增上生」的人天心行。也即是修學某些德行，能使現實的人生更美滿，未來能生於天上、人間。釋尊的時代，一般人或要求人間的美滿，或盼望天宮的富樂自由。依佛法真義說，天上不如人間；但隨俗方便，也說生天的修行。印度宗教的人天法，充滿了宗教的迷信生活——祭祀、祈禱、咒術等；而佛說的人天法，即純為自他和樂的德行——施與戒，及淨化自心的禪定，主要為慈悲喜捨的四

無量心。

布施不如持戒，持戒不如慈悲等定，這是佛為須達多長者所說的（《增一阿含經·等趣四諦品》）。布施是實際利他的善行，但一般常含有不純正的動機。如「有為求財故施，或愧人故施，或為嫌責故施，或畏懼故施，或欲求他意故施，或畏死故施，或誑人令喜故施，或自以富貴故應施，或諍勝故施，或妬瞋故施，或憍慢自高故施，或為名譽故施，或為咒願故施，或解除衰求吉故施，或為聚眾故施，或輕賤不敬施」（《大智度論》），這都不是佛陀所讚嘆的。即使是善心、淨心的布施，究竟是身外物的犧牲，不及持戒的功德。持戒是節制自己的煩惱，使自己的行為能合於人間和樂善生的目標。然一般的說，持戒還偏重身、語的行為；如慈悲喜捨等定，降伏自心的煩惱，擴充對於一切有情的同情，這種道德心的淨化、長養，更是難得的，即使還不能正覺解脫，也能成為解脫的方便。所以釋尊常說：布施、持戒，能生人、天；要生色界天以上，非修離欲的禪定不可。不過，禪定是傾向於獨善的、

偏重於內心的，如修慈悲、欣厭等禪定而取著，即會生於天國。從正覺的佛法說，還不如持戒而生於人間的穩當。

正常的經濟生活

在家眾，首先應顧慮到經濟生活的正常，因為有關於自己、家庭的和樂，更有關於社會。釋尊曾為少年鬱闍迦說：「有四法，俗人在家得現法安現法樂。」（《雜阿含經》卷四·九一經）一、方便具足：是「種種工巧業處以自營生」。如沒有知識、技能從事正當的職業，寄生生活是會遭受悲慘結局的。《善生經》也說：「先當習技藝，然後獲財業。」正當的職業，如「田種行商賈，牧牛羊興息，邸舍以求利，造屋舍床臥，六種資生具」（《雜阿含經》卷四八·一二八三經）；「種田、商賈，或以王事，或以書疏算畫」（《雜阿含經》卷四·九一經）。一切正當的職業，都可以取得生活。如有關淫、殺、酒，以及占卜、厭禁、大稱小斗等，都是不正當的。特別是像陀然梵志那樣的「依傍於王，欺誑梵志、居士；依

傍梵志、居士，欺誑於王」（《中阿含經·梵志陀然經》）。他為了女人而假借政府的力量來欺壓民眾，利用民眾的力量來欺壓政府，從中貪污、敲詐、剝削、非法取財，這是不能以家庭負擔或祭祀、慈善等理由而減輕罪惡的。二、守護具足：即財物的妥善保存，不致損失。三、善知識具足：即結交善友，不可與欺誑、凶險、放逸的惡人來往，因為這是財物消耗的原因之一。《善生經》說：財產的損耗，有六種原因，即酗酒、賭博、放蕩——非時行、伎樂、惡友與懈怠。四、正命具足：即經濟的量入為出，避免濫費與慳吝。濫費，無論用於那一方面，都是沒有好結果的。慳吝，被譏為餓死狗，不知自己受用，不知供給家屬，不知供施作福，一味慳吝得盧至長者那樣，不但無益於後世，現生家庭與社會中也不會安樂。釋尊提示的正常經濟生活，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可說是非常適當的辦法。

合理的社會生活

人在社會中，與人有相互的關係。要和樂生存於社會，社會能合

理的維持秩序，應照著彼此的關係各盡應盡的義務。佛曾為善生長者子說六方禮，略近儒家的五倫說。善生長者子遵循遺傳的宗教，禮拜天地四方，佛因教他倫理的六方禮。六方禮，即以自己為中心，東方為父母，南方為師長，西方為妻，北方為友，下方為僕役，上方為宗教師。這六方與自己，為父子、師弟、夫妻、親友、主僕、信徒與宗教師的關係。彼此間有相互應盡的義務，不是片面的，如《長阿含經》、《中阿含經》的《善生經》詳說。六方中的夫婦，應彼此互相的保持貞操。沒有君臣、兄弟，可攝於親友中。親友，原文含有上下的意味，近於長官與部屬的關係。對於自己的友屬，應以四攝事來統攝。「布施」，以財物或知識，提高友屬的物質與精神生活。「愛語」，以和悅的語言來共同談論。「利行」，即顧到友屬的福利事業。「同事」，即共同擔任事務，與友屬一體同甘苦。這四攝是社團，尤其是領導者必備的條件，所以說：「以此攝世間，猶車因工（御工）運。……以有四攝事，隨順之法故，是故有大士，德被於世間。」（《雜阿含經》

卷二六·六六九經）菩薩以四攝來化導有情，負起人類導者的責任，也只是這一德行的擴展。主人對於僕役，除了給以適宜的工作而外，應給以衣食醫藥，還要隨時以「盛饌」款待他，給以按時的休假。這在古代社會，是夠寬和體貼的了！六方中，特別揭示師弟、宗教師與信徒的關係，看出釋尊對於文化學術的重視。

德化的政治生活

釋尊捨王子的權位而出家，對當時的政治情勢、互相侵伐的爭霸戰，是不滿意的。他常說「戰勝增怨敵，敗苦臥不安，勝敗二俱捨，臥覺寂靜樂」。釋尊為國際的非戰主義者，對於當時的政治，對於當時的君主，少有論及，更不勸民眾去向國王誓忠。關於國族的興衰，佛曾為雨勢大臣說七法（《長阿含經·遊行經》）。古代政治，每因國王的賢明與否，影響國計民生的治亂苦樂，所以佛曾談到國王有十德：一、廉恕寬容，二、接受群臣的諍諫，三、好惠施而與民同樂，四、如法取財，五、不貪他人的妻女，六、不飲酒，七、不戲笑歌舞，八、依法而沒有偏私，九、

不與群臣爭，十、身體健康。如《增一阿含經·結禁品》所說，這是重在陶養私德，為公德的根本。《中本起經》說：「夫為世間將（導），順正不阿枉，矜導示禮儀，如是為法王。多愍善恕正，仁愛利養人，既利以平均，如是眾附親。」這是極有價值的教說！國王臨政的要道，主要是公正，以身作則，為民眾的利益著想；特別是「利以平均」，使民眾經濟不致貧富懸殊，這自然能得民眾的擁護，達到政治的安定繁榮。

佛經傳說輪王的正法治世，一般解說為佛教理想的政治，其實是古代印度的現實政治留傳於民間傳說中。傳說阿私陀仙說：釋尊如不出家，要作輪王。依佛經所記，從眾許平等王以來，古代有過不少的輪王。上面說過，輪王的統一四洲，本為印歐人擴展統治的遺痕。佛化的輪王政治，略與中國傳說的仁政、王政（徐偃、宋襄也還有此思想）相近。正法治世，是「不以刀杖，以法治化，令得安隱」的。對於臣伏的小國來貢獻金銀，輪王即說：「止！止！諸賢！汝等則為供養我已。但當以正法治，勿使偏枉，無令國內有非法行。」（《長阿含經·轉輪聖王修行經》）

正法，即五戒、十善的德化。輪王的統一，不是為了財貨、領土，是為了推行德化的政治，使人類甚至鳥獸等得到和樂的善生。

第二節 特勝的信眾行

五法具足

優婆塞與優婆夷，以在家的身分來修學佛法。關於家庭、社會的生活，雖大體如上面所說，但另有獨特的行持，這才能超過一般的人間正行而向於解脫。修行的項目，主要為五種具足（《雜阿含經》卷三三·九二七經等）。一、信具足：於如來生正信，因佛為法本、佛為僧伽上首，對如來應有堅定、正確的信仰。信心是「深忍樂欲，心淨為性」，即深刻信解而又願求實現的淨心——這等於八正道的正見、正志。二、戒具足：即是五戒。五戒不僅是止惡的，更是行善的，如不殺生又能愛護生命。在家信徒於五戒以外，有加持一日一夜的八關齋戒的：於五戒外，「離高廣大床」，「離華鬘、瓔珞、塗香、脂粉、歌舞、娼妓及往觀聽」，「離非時食」；淫戒也離夫婦間的正淫。有的徹底離絕男女的淫欲，稱為「淨行優婆塞」。這八關齋戒

與淨行，是在家信眾而效法少分的出家行，過著比較嚴肅的生活，以克制自心的情欲。三、施具足：如說「心離慳垢，住於非家，修解脫施、勤施、常施，樂捨財物，平等布施」。「心住非家」，即不作家庭私產想；在家信眾必須心住非家，才能成出離心而向解脫。供施父母、師長、三寶，出於尊敬心；布施孤苦貧病，出於悲憫心。也有施捨而謀公共福利的，如說：「種植園果故，林樹蔭清涼，橋船以濟渡，造作福德舍，穿井供渴乏，客舍給行旅，如此之功德，日夜常增長。」（《雜阿含經》卷三六·九九七經）上二種，等於八正道的正語到正精進。四、聞具足：施與戒，重於培植福德；要得佛法的正知見、進求正覺的解脫，非聞法不可。這包括「往詣塔寺」、「專心聽法」、「聞則能持」、「觀察甚深微妙義」等。五、慧具足：即「法隨法行」而體悟真諦——這等於八正道的從精進到正定。佛為鬱闍迦說四種具足，將聞併入慧中，因為聞即是聞慧。這樣，才算是「滿足一切種優婆塞事」。以信心為根本，以施、戒為立身社會的事行，以聞、慧為趨向解脫的理證。名符其實的優婆塞、優婆夷，

真不容易！但這在佛法中，還是重於自利的。如能自己這樣行，又教人這樣行，「能自安慰，亦安慰他人」，這才是「於諸眾中，威德顯曜」的「世間難得」者（《雜阿含經》卷三三·九二九經）！五法而外，如修習禪定，在家眾多加修四無量心。

六 念

在家的信眾，於五法而外，對心情怯弱的，每修三念：念佛、念法、念僧。或修四念，即念三寶與戒。或再加念施；或更加念天，共為六念，這都見於《雜阿含經》。這主要是為在家信眾說的，如摩訶男長者聽說佛與僧眾要到別處去，心中非常難過（《雜阿含經》卷三三·九三二、九三三經）；還有難提長者（《雜阿含經》卷三〇·八五七、八五八經）、梨師達多弟兄（《雜阿含經》卷三〇·八五九、八六〇經）也如此。訶梨聚落主身遭重病（《雜阿含經》卷二〇·五五四經）；須達多長者（《雜阿含經》卷三七·一〇三〇經等）、八城長者（《雜阿含經》卷二〇·五五五經）、達磨提離長者（《雜阿含經》卷三七·一〇三三經）也身患病苦。賈客們有旅

行曠野的恐怖（《雜阿含經》卷三五·九八〇經）；比丘們有空閒獨宿的恐怖（《雜阿含經》卷三五·九八一經）。這因為信眾的理智薄弱，不能以智制情，為生死別離、荒涼淒寂的陰影所惱亂，所以教他們念（觀想）三寶的功德，念自己持戒與布施的功德，念必會生天而得到安慰。這在佛法的流行中，特別是「念佛」，有著非常的發展。傳說佛為韋提希夫人說生西方極樂世界，也還是為了韋提希遭到了悲慘的境遇。所以龍樹《十住毘婆沙論》說：這是為心情怯弱者所作的方便說。這種依賴想念而自慰，本為一般宗教所共同的；神教者都依賴超自然的大力者，從信仰、祈禱中得到寄託與安慰。念佛等的原理，與神教的他力——其實還是自力，並沒有什麼差別。經中也舉神教他力說來說明，如說：「天帝釋告諸天眾：汝等與阿須輪共鬪戰之時生恐怖者，當念我幢，名摧伏幢，念彼幢時恐怖得除。……如是諸商人！汝等於曠野中有恐怖者，當念如來事、法事、僧事。」（《雜阿含經》卷三五·九八〇經；又參《增一阿含經·高幢品》）。他力的寄託安慰，對於怯弱有情，確有相對作用的。

但這是一般神教所共有的，如以此為能得解脫、能成正覺，怕不是釋尊的本意吧！

在家信眾的模範人物

現在舉幾位佛世的在家弟子，略見古代佛教信眾處身社會的一斑。一、須達多，是一位大富長者，財產、商業、貸款，遍於恆河兩岸。自信佛以後，黃金布地以築祇園而外，「家有錢財，悉與佛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共」（《雜阿含經》卷三七·一〇三一經）。對於自己的家產，能離去自我自私的妄執，看為佛教徒共有的財物，這是值得稱歎的。波斯匿王大臣梨師達多弟兄也如此，「家中所有財物，常與世尊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等共受用，不計我所」（《雜阿含經》卷三〇·八六〇經）。須達多受了佛的指示，所以說：「自今已後，門不安守，亦不拒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及諸行路乏糧食者。」從此，彼「於四城門中廣作惠施，復於大市布施貧乏，復於家內布施無量」（《增一阿含經·護心品》），這難怪須達多要被人稱為「給孤獨長者」了。二、難提波羅，是一位

貧苦的工人。他為了要養活盲目的老父母，所以不出家，卻過著類似出家的生活。他不與寡婦、童女交往，不使用奴婢，不畜象馬牛羊，不經營田業商店；他受五戒、八戒，而且不持、不蓄金銀寶物；他專門作陶器來生活，奉養父母。農業是少要傷害生命的；商業的「以小利侵欺於人」，也不免從中剝削；畜牧是間接的殺害；佛法中沒有奴婢，所以他採取工業生活（《中阿含經·頻婆陵耆經》）。工業，在自作自活的生活，更適宜佛法的修學。三、摩訶男，是佛的同族弟兄。淨飯王死後，由他攝理迦毘羅國的國政。他誠信佛法，佛讚他「心恒悲念一切之類」（《增一阿含經·清信士品》）。在流離王來攻伐釋種、大肆屠殺時，摩訶男不忍同族的被殘殺，便去見流離王說：「我今沒在水底，隨我遲疾，使諸釋種並得逃走。若我出水，隨意殺之。」那知他投水自殺時，自己以髮繫在樹根上，使身體不致浮起來。這大大的感動了毘流離，才停止了殘酷的屠殺（《增一阿含經·等見品》）。佛弟子的損己利人，是怎樣的悲壯呀！

（轉載自《妙雲集·佛法概論》二〇三～二一六頁）



《妙法蓮華經》

方便品 講記(之一)

慧瑩法師主講 何翠萍筆錄



《妙法蓮華經》從〈方便品〉開始，至第九品〈授學無學人記品〉，是正宗分。而〈方便品〉是正宗之中的正宗，是全經中最精要的部分。第十品〈法師品〉開始，至最後，是流通分。

全經二十四品歸納起來，不出「權實」二字，說明釋迦佛為何事而出現世間。〈方便品〉就有說明佛出現世間是為了真實的佛教，為了教眾生行一乘菩薩道。佛從降生到成道，說法四十多年，說了很多三乘法，甚至五乘法，因為有些眾生只是發增上生心，只求未來比現在好些，來生比今生好些，佛就教這種人修布施、持戒、修定、修人天乘的功德。對出離心重的、厭離世間的人，佛就教他們修聲聞法，修四念處、四正勤、五根五力、三十七道品，令他煩惱薄，破我執，出三界，了生死。這些都是方便法門，佛幾十年都是講這些權法。到最後將近示現入涅槃時，佛就把他出現於世間的本心本意，表明出來。這些一向都是隱藏著，不講出來，

到最後才講出這種心意。佛一向的心意是希望眾生修最高尚的一乘佛果。那些一乘菩薩都是佛陀教化過的，但因他懶惰，嫌佛道長遠，嫌修行辛苦就退墮了。如中、小學生嫌讀書辛苦，不想上學，一天不去，二天不去，慢慢就退步了。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佛憐憫這些退墮的一乘菩薩，如果這些人覺得人生痛苦，佛就教他修人、天法，修一些福；如果這些人厭離生死，佛就教他修聲聞法而得解脫，了生死。他的煩惱薄了就容易引導。所以佛要說三乘法，這是方便教，是權教，不是佛出現於世的真實目的。佛的真實目的是要你知道，你原是一乘實教菩薩，是釋迦佛的弟子，要發一乘菩提心，要行一乘菩薩道，將來要同佛一樣成佛。

在《正法華》的譯本裡（《法華經》的另一譯本，譯出時間早於羅什法師所譯的《妙法蓮華經》），〈方便品〉叫〈善權品〉。善是善巧，權是變通的辦法，不是一成不變的。窮則變，變則通。

釋迦佛來到世間出生、成佛，本來是想講一乘，但眾生善根未成熟，業障重，好樂三乘，所以佛只有先講三乘，這就是方便。

《法華經》與《維摩經》的〈方便品〉是不同的。《維摩經》的〈方便品〉是維摩居士示現生病而令大眾來探病，方便對大眾說法。《法華經》的〈方便品〉是說明佛過去所說的人天法、三乘法是方便，到現在講的才是真實。這叫做開權顯實，開者是開除。佛說：我以前所運用的善巧方便，我現在不要了，不用了，現在要講真實。以前教你修阿羅漢果是方便，是不究竟的、不圓滿的。現在我不准你停滯在阿羅漢果。如果你不信一乘，不信自己將來可成佛，我就不承認你是佛弟子，而是貢高我慢的增上慢人。

〈方便品〉主要講明佛出世之目的是什麼，說明以前幾十年所說的是方便教，是變通的辦法，是將就眾生的善巧辦法。但施設方便時當然不會告訴你這是善巧方便，到最後才講明白。佛講方便，當時是有用的，最低限度令你止惡行善，除煩惱，破執著，解脫痛苦，是暫時有用，但不可以永遠用、徹底用。佛到最後才講明白三乘是方便，就是開除方便，把真實意趣顯露出來，把自己之目的表露出來，要你行一乘菩薩道，要你成佛是目的，以真實為主要，不是以方便為主要。

這品講出真實，為何不叫真實

品？佛之目的是要你知道以前所講的是方便，不是真實，所以叫做〈方便品〉是有甚深的意義，是叫權人知道權法是方便的，是佛假設的，「但以假名字，引導於眾生」。

佛在這品反反覆復都是講這件事，講完之後眾生不明白再講，不信又再講，用盡善巧方便來解釋。

既然方便不是真實，為何一開始佛又不說真實？如果佛一開始就說真實，眾生善根未成熟是不會信。

〈譬喻品〉講：「若我但以神力及智慧力，捨於方便，為諸菩薩讚如來知見，力無所畏者，菩薩不能因是得度。」〈方便品〉講：「所以未曾說，說時未至故。」時機不到，是不可以說的。「若但讚佛乘，眾生沒在苦」，若一開口就讚一乘佛，眾生沒有大智慧就不信。如窮子一向做慣下賤工作，大富長者若馬上與他相認，他會驚恐而不信，要用善巧方便慢慢教他，令他信。

佛也是一樣，觀機成熟，才講真實。「今我喜無畏，於諸大眾中，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這是叫你捨棄、開除方便，放棄三乘。那些三乘人會說：「我已證了阿羅漢果、辟支佛果，現在要我放

棄，豈不是變成空空洞洞，一無所有？」那也不會這樣，你捨棄了三乘，而行一乘菩薩道，將來也會像釋迦佛一樣證到一乘佛果。

《法華經》舊本有多處的文字原來是「眾生」，但遠參老法師為了令我們時常警覺自己是一乘菩薩，要行一乘菩薩道，所以把多處的「眾生」改為「菩薩」。佛對退心菩薩念念不忘，要大眾知道，除了一乘是真實，二乘、三乘都是方便。

我們不可以認為：佛講《法華經》只是對成了阿羅漢的大弟子說，不關我們的事，我們可以不用信一乘。這想法是不對的，因為佛講過，未來世中所有三乘弟子都是他教化過的。佛「諸有所作常為一事，但為教化菩薩」。佛希望眾生都修一乘道，希望眾生都成佛。所以佛說：「我本立誓願，欲令一切眾，如我等無異」，「亦同得此道」。

當時的弟子比我們幸運，可以見到佛，善根比我們優勝，但我們都應信佛所說，都應生慚愧心，不要懶惰。過去已經因懶惰而退墮，現在再懶惰就無有了期。現在我們要精進勇猛，發一乘菩提心，才不辜負佛對我們的期望。

佛嘆息懶惰的弟子：「於諸無量佛，不行深妙道，眾苦所惱亂。」即使你遇到佛，你不發心、不精進，也是沒有用，被苦所惱亂，有貪欲就會墮落。「以諸欲因緣，墜墮三惡道。」越懶越墮，越墮越深。所以佛開權顯實是要做很多工作。

〈方便品〉一開始，佛出定就讚嘆佛的實智和權智。佛從未這樣讚嘆過，令大眾生疑而要求佛說法拔除他們的疑心：「若有疑悔者，佛常為斷除，令盡無有餘。」（〈序品〉結尾的經文）

我們要知道，方便教不是什麼都方方便便、馬馬虎虎。這樣解釋就會方便出下流。佛所說的方便是要弟子知道，以前幾十年所說的是方便教，不是真實，要弟子放棄方便，趣向真實，把目標揭示出來。

以下開始解釋經文：

「爾時世尊從三昧安詳而起。」

這是敘述佛入無量義處三昧後出定。「爾時」是上文〈序品〉中彌勒菩薩請問文殊菩薩，佛為何要

現放光、動地等瑞相，文殊菩薩回答完的時候。佛入了無量義處三昧，大家只是看到佛光所照的事，佛入定沒有講話，大家覺得奇怪，為何佛讓大眾看到這麼多現象。

「從三昧安詳而起」，是指佛出定。定有分入定、住定、出定。「起」即出定，由定而起。日月燈明佛一出定就馬上說《法華經》，有二十億菩薩「樂欲聽法」。而釋迦佛一出定，不是馬上說《法華經》，而是讚嘆佛的智慧。

「世尊」是指釋迦佛，佛自己稱自己是稱如來，弟子稱呼佛是世尊，因為佛是世間、出世間一切凡聖之中最尊貴的，所以稱佛為世尊。

「三昧」是定的名，譯作正定、等持、正等。即是說，不只是佛入三昧，佛弟子、阿羅漢都可入三昧，做到心很平靜，不但有定，而且有智慧。定與慧是很均等、很平衡，那種心境為之三昧。佛的無量義處三昧是很高的境界。

「安詳」是指佛出定時很舒適、很安靜、很柔和、很隆重、很安寧，身心都很祥和，很靜定的態度。既然是佛的三昧境界，我們無法解釋，

只有意會和推想。

「起」不是起身，而是起定、出定。在佛的方面來講，佛雖是出定，但身心都不動。佛無論什麼時間，入定、出定都是身心不動，只是佛弟子知道現在佛出定了。佛出定後就

「告舍利弗：」

這是經家的敘述，是結集經典的人所講。佛叫一聲舍利弗，然後說：

「諸佛智慧，甚深無量。」

這是讚嘆佛的智慧和功德。一乘究竟實慧，果上最圓滿的功德，很簡單地用一句話來讚，但這一句話的內容非常之深廣。

日月燈明佛一出定就對妙光菩薩講，妙光菩薩是最高程度的大菩薩，是眾多大菩薩的首席，所以對妙光菩薩講。

現在釋迦佛對舍利弗講，舍利弗是大阿羅漢，是小乘人，佛為何對舍利弗講，而不對八萬菩薩講？因為日月燈明佛所講的《法華經》與釋迦佛講的《法華經》是不同的。《法華經》有兩種，一種是一乘因果《法華經》，講一乘菩薩的因行

是怎樣的，成佛的功德是如何的，是對一乘大菩薩講。而現在釋迦佛講的《法華經》是對退心墮落的菩薩講，內容是開權顯實。此經是優曇鉢華，是靈瑞華，是吉慶的先兆，你聽到開權顯實的《法華經》，你將來就有機會生一乘淨土見本師，聽一乘因果的大寶蓮華經。

舍利弗表面上是阿羅漢，事實上他是一乘的墮落菩薩，只是退了心，還未恢復一乘心，他是佛座下的大弟子，是阿羅漢的代表，所以佛就叫他的名字，令他留心。如果佛沒有特別提到誰的名字，就會不留心，就會打瞌睡，如以前聽大乘經那樣：「我時在座，身體疲憊，但念空、無相、無作，於菩薩法，遊戲神通淨佛國土，成就眾生，心不起樂」（〈信解品〉）。他不喜歡就沒有興趣，你不叫他的名字，他就沒有興趣，叫他的名字，他就知道佛要他提起精神，其他的阿羅漢也會留心了。

佛座下有很多大菩薩，即使是權教菩薩也很容易教化，反而是阿羅漢要多費唇舌才令他們相信。因為佛陀教過他們了生死、證涅槃，而他們也證得涅槃，因此不輕易信《法華經》，不輕易信自己可以成

佛。所以佛要特別為阿羅漢而說。

「諸佛」是講佛不是只有一位，不但有釋迦佛，還有阿彌陀佛、藥師佛等等；不但娑婆世界有佛，十方世界也有佛。世界有無量，眾生就有無量，佛也有無量。大乘經裏有講十方佛，東南西北，四維上下，無量無邊世界，一一世界都有佛，過去有佛，現在有佛，未來有佛，有十方三世一切諸佛。這裏的「諸佛」是指釋迦佛和一切佛。

這裏說的「智慧」大家不要誤解，一般人以為有學問、很聰明就是有智慧。在佛教裏，大乘的智慧是無我、無執著的般若空慧，是照見諸法實相的智慧。但這裏所講的智慧，既不是世間所指的聰明，也不是權教大乘所指的般若空慧，而是講諸佛的功德，用智慧來代表實佛果位上全部功德。下文所講的「如來知見」，即是「諸佛智慧」，或叫大菩提，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或叫佛慧，或叫一切種智，或叫佛道。「智慧」二字可代表這些意思，因佛教是尊重智慧，成就一切功德是要靠這種智慧，圓滿一切功德也是要靠這種智慧，所以佛叫一切智人，具足一切智，具足一切功德，通曉一切的事相和理性，而

且具足一切的利他功德。

佛的智慧是「甚深無量」，全本《法華經》都是以佛智慧為根本。佛一開始就講明根本智，讚嘆佛的智慧。佛之宗旨、佛之目的是要退心菩薩立志成佛，完成佛的智慧。每一個人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將來都可以成佛，成佛就可具足佛智慧。而這佛智慧不是我們的智力可以想像得到，連阿羅漢、菩薩也不能想像到。

雖然《法華經》有這麼多文字，但佛的智慧是沒有詳細講，只是讚嘆。因為這世間上連最大智慧的舍利弗都不夠程度聽，沒有人夠資格聽。佛的智慧是無法解釋，只可用形容詞去讚嘆。「甚深無量」就是形容佛智慧很深而且甚，並無數目可計算。無量就是無法計算，有量才可計算。山有多高？海有多深？科學家、數學家都能計算出來，而佛的智慧功德，連科學家都無法計算。

遠老法師認為〈方便品〉內容讚佛的智慧有四重無量，這是第一層無量，總標出佛的智慧，是甚深無量。無量者，亦深亦廣，是廣大微妙，是不可思議，是無數可計。而佛的功德不止一種，每一種的功

德又是甚深的、廣大微妙的、不可思議的。

佛一出定就對舍利弗說：「諸佛智慧，甚深無量。」短短一句話就有深長的意義，雖然舍利弗親近佛幾十年，聽佛說法幾十年，卻從未聽過佛這樣說，這句話已經是令大眾驚奇。這句話是開權顯實的張本，要弟子開除以前的權法，趣向真實法。佛繼續講：

「其智慧門，難解難入。」

這「智慧」當然是講佛的智慧，智慧是有「門」。門是指能入，以通為義，有門可以入，可以通；無門不可以入，不可以通。門是指因門，你想達到佛智要有一道門進入，要通過這門才可到達。你要得到諸佛智慧，就要修佛因。修因的時間是菩薩，菩薩是一種勇猛的有情，很有勇氣、很奮勇地向前進，普通譯菩薩是覺有情，是覺悟的有情，很有衝勁向佛道衝。一乘菩薩向一乘佛果智慧衝，必定有方法，有法門，有修一乘佛果的一乘法門。這種法門在因行之時就叫「智慧門」，由此門可通向佛果，由修這些因行的法門可到達佛智慧。

既然佛功德是無量，因行當然

也是無量，修行的法門也是無量，一一法門的修行時間也是無量劫。因為「智慧門」是「難解難入」，要經過無量劫才能解才能入。既然講「難解難入」，就不是不能解不能入，是能解能入的，不過能解之中是難解，能入之中是難入，要不畏難才可入，你不要聽到難就懼怕。越難越要解、越要入，有此奮勇心便可解可入。佛這樣說，是志在弟子發奮。

行一乘菩薩道比權教大乘是難很多，權教大乘要行三大阿僧祇劫，而現在講一乘要行無量劫，所以是很難。下面講：「甚深微妙法，難見難可了，於無量億劫，行此諸道已，道場得成果。」雖然是難，但只要你肯行，不怕難，是可以得成果，是能解能入。

一乘佛的智慧是甚深無量，一乘的因行也是甚深無量。這裏未開權顯實，佛只用兩句話去讚嘆，是有用意的，很有力量，最低限度令那些阿羅漢聽了，心裏會發出疑問：佛為何會這樣慇懃稱讚佛智？佛因他們慇懃三請才把自己的本意表達出來。

（待續）



什麼最快樂

釋厚觀

（福嚴推廣教育班，2015.9.26）

各位法師、各位居士，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則佛典故事，這故事出自《法句譬喻經》，在《大正藏》第4冊595頁中欄到596頁上欄。

過去，佛在舍衛國祇園精舍時，有四位新學比丘一起來到棕樹下坐禪修道。那時，棕樹的花正盛開著，色澤美好且花香四溢，而這四位新學比丘沒有安貧樂道，卻互相討論著：「這世間萬物當中，什麼事物最可愛，最讓人感到快樂？」

其中一人說：「在春季三個月中的第二個月裡，各種樹木的花朵盛開時，能在原野上遊樂嬉戲，這是最快樂的事。」

另一人說：「同宗的親屬們

在喜慶的日子裡聚會在一起，大家互相敬酒同歡，演奏音樂，唱歌跳舞，這是最快樂的事。」

又一人說：「累積許多的財寶，想要什麼就有什麼。搭乘的車馬、穿戴的服飾與眾不同，出入往來光耀顯目，成為大眾注目的焦點，這是最快樂的事。」

一人說：「妻妾都容貌端正，穿著華麗的衣服，薰染著濃郁的香氣，能隨心所欲放縱情欲，這是最快樂的事。」

佛知道這四個人應該可以被度化，卻放縱心念於色、聲、香、味、觸、法等六種情欲當中，不知道思惟無常的道理，於是呼喚這四個人，問他們說：「你們一起坐在樹下討論些什麼啊？」

這四個人便如實地稟告佛陀，說明他們自己認為最快樂的事。

佛告訴這四個人：「你們所討論的，全都是走向憂愁、恐懼、危險、滅亡的道路，並不是永遠平安快樂的事。萬物在春天繁榮，可是秋冬一到就會衰落；宗親聚會只是短暫的歡樂，終究還是要離別；財寶和車馬則是國王、盜賊、水、火、還有不肖的惡子五家所共有；妻妾的美色，是貪愛與憎恨的根源。凡夫在這世間不斷地招怨惹禍，不但危害自身，甚至毀滅了整個親族，最終帶來無窮的憂愁與恐懼。死後墮入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或墮入八難之中無法見佛聞法，受盡種種痛苦，都是由此而生。所以，比丘捨棄世間，追求出世正道，心中立志求得無為的境地，不貪圖榮華名利，親身體證涅槃，這才是最快樂的事。」

於是，世尊便說了一段偈頌，大意如下：

「貪愛喜歡生憂慮，貪愛喜歡生恐懼，如果沒有貪愛喜歡，有什麼好憂慮的？有什麼好恐懼

的呢？

喜歡娛樂生憂慮，喜歡娛樂生恐懼，如果不貪圖娛樂，有什麼好憂慮的？有什麼好恐懼的呢？

貪欲生憂慮，貪欲生恐懼，斷除貪欲的繫縛並不再有貪欲，有什麼好憂慮的？有什麼好恐懼的呢？

能好樂正法、成就清淨的戒行，真誠知慚愧，身體力行，趣向解脫正道，則為大眾所敬愛。

貪欲的心態不顯現，正思惟之後才說正語，心無貪愛，必能截斷生死流而得度彼岸。」

佛告訴四比丘說：「過去有位國王名叫普安，與鄰國四位國王互為親友，普安王邀請四位國王而舉辦一個月的宴會，吃著豐盛的飲食，享受種種的娛樂，快樂極了。臨別時，普安王問四位國王說：『人生在世，什麼最快樂？』

一位國王說：『遊樂嬉戲最快樂。』

一位國王說：『宗親喜慶聚

在一起，演奏音樂最快樂。』

一位國王說：『累積許多財寶，能隨心所欲獲得想要的東西，這樣最快樂。』

一位國王說：『任意地享受愛欲最快樂。』

普安王說：『你們所說的，都是苦惱的根本、憂愁及恐懼的源頭。先樂後苦，種種憂愁、悲傷都由此而生。不如寂靜，無求無欲，淡泊專一，體悟聖道最快樂。』

四位國王聽了之後，都歡喜信受理解。」

佛對四比丘說：「當時的普安王，就是我的過去身；而四位國王，就是你們四位比丘。過去我已經說過的道理，你們現在仍然不理解，生死輪迴綿綿不斷，何時才能止息呢？」

這時，四位比丘再聽到這番道理，深感慚愧，趕緊懺悔過失，心開意解，滅除心中的妄想，斷盡一切欲望而證得阿羅漢。

另外一部經《法句譬喻經·安寧品》，還有《僧伽羅剎所集經》

跟這個有點類似，不過討論的是世間什麼最苦？

過去有一位比丘在山林中樹下修行。那時，有鴿子、烏鴉、毒蛇、鹿這四種鳥獸常依附在他身旁安穩地過日子。有一天，這四種鳥獸互相討論：「世間當中，什麼最苦？」

烏鴉說：「飢渴最痛苦！飢渴的時候體力衰弱，為了食物，常常自投羅網而喪失性命，所以飢渴最痛苦。」

鴿子說：「淫欲最痛苦！當色欲衝動熾盛如火，完全不顧慮周遭任何事情，常因此而身體憔悴，甚至危害性命，所以說淫欲最痛苦。」

毒蛇說：「瞋恚最痛苦！瞋恨的念頭一生起，顧不了親疏遠近，隨意殺害眾生，一切世間眾生都不喜歡看到我。瞋恨心如火，燒毀一切功德，還增長罪根，所以說瞋恚最痛苦。」

鹿說：「驚嚇害怕最痛苦！當我們在叢林荒野之中，常常害

怕獵人和豺狼來襲，讓我們驚嚇得四處奔逃，常常因此掉到深坑之中，母子分離，嚇得肝膽碎裂，所以說驚嚇害怕最痛苦。」

比丘聽了之後，对大家說：「你們說的都是旁枝末節，沒有探究到苦的根本。其實，最苦的事莫過於煩惱所感得的這個五蘊身，因為有了這個五蘊的苦報身，才帶給我們種種飢渴、淫欲、瞋恚、驚嚇害怕等苦。如果想要斷除苦的根源，必須斷煩惱得解脫才行！」

而這位比丘就是釋尊的前身。

印順導師在《佛法概論》中曾說：「佛法以有情眾生為中心，如果不從眾生著眼，而從宇宙或是社會說起，都不能把握佛法的真義。」

眾生苦很多，雖然科技發展、或者社會福利、慈善救濟等多少可以減輕眾生的苦，但是這些生、老、病、死，病或許可以有醫藥，那生死，你如何去解決呢？還有求不得、愛別離、怨憎會、五蘊盛苦。

而其中，最主要的是由於煩惱、造業而感得「五蘊身的苦」；唯有不再來三界輪迴，才是真正的拔苦。

如果想要徹底拔苦，那就要知道苦的根源在哪裡？為什麼會有輪迴之苦？最主要就是思想跟行為。如果沒有正見，任意造作惡業、為所欲為，當然就會來三界輪迴受苦。我們知道了苦的根源，就要對症下藥。

因此，印順導師歸納得很好，佛法的核心在眾生，眾生都有苦，而苦很多，統攝為八苦，而八苦裡面最主要的是五蘊身的苦，而這苦的根源在煩惱；唯有清淨身、口、意，增長智慧，斷除煩惱，才能徹底拔苦。

我們反省一下，我們在思想上、行為上、言語上是否都如法、清淨？希望大家都能夠清淨身、口、意，我們自己清淨，也讓眾生清淨，這樣佛土才會清淨，而眾生和合無諍，也才能夠得到究竟的安樂！

以上以這些跟大家共勉！

經典原文

一、《法句譬喻經》卷3〈24好喜品〉

（大正4，595b23-596a3）：

昔佛在舍衛精舍。時有四新學¹比丘，相將至棕²樹下坐禪行道³，棕華榮茂⁴色好且香，因相謂曰：「世間萬物何者可愛以快人情⁵？」

一人言：「仲春⁶之月，百⁷木榮華⁸，遊戲原野，此最為樂。」

一人言：「宗親⁹吉會，觴酌¹⁰交錯¹¹，音樂歌舞，此最為樂。」

一人言：「多積財寶所欲即得，車馬服飾與眾有異，出入光顯¹²行者矚目¹³，此最為樂。」

一人言：「妻妾端正，綵

1 新學：1. 初學。亦指初學的人。（《漢語大詞典》（六），p.1080）

2 棕=奈【宋】*【元】*【明】*【聖】*。（大正4，595d，n.28）

3 行道：4. 修道。（《漢語大詞典》（三），p.912）

4 榮茂：繁榮茂盛。（《漢語大詞典》（四），p.1227）

5 人情：3. 人心，眾人的情緒、願望。（《漢語大詞典》（一），p.1049）

6 仲春：春季的第二個月，即農曆二月。因處春季之中，故稱。（《漢語大詞典》（一），p.1193）

7（1）日=百【宋】【元】【明】【聖】。（大正4，595d，n.29）

（2）案：《大正藏》原作「日」，今依宋本等作「百」。

8（1）華=茂【宋】【元】【明】。（大正4，595d，n.30）

（2）榮華：1. 草木茂盛、開花。2. 指茂盛的花。（《漢語大詞典》（四），p.1228）

9 宗親：同宗的親屬。（《漢語大詞典》（三），p.1358）

10 觴酌：2. 指飲酒。（《漢語大詞典》（十），p.1384）

11 交錯：1. 指古代祭畢宴飲時互相敬酒的程序。東西正對面敬酒為交，斜對面敬酒為錯。（《漢語大詞典》（二），p.343）

12 光顯：2. 榮顯。（《漢語大詞典》（二），p.235）

13 矚目：注視。（《漢語大詞典》（七），p.1269）

服¹⁴鮮明，香熏芬馥¹⁵，恣意縱情，此最為樂。」

佛知四人應可化度，而走意六欲¹⁶，不惟無常，即呼四人而問之曰：「屬¹⁷坐樹下共論何事？」

四人以實具白所樂。

佛告四人：「汝等所論，

盡是憂畏危亡之道，非是永安¹⁸最樂之法也。萬物春榮，秋冬衰落；宗親歡娛，皆當別離；財寶車馬，五家¹⁹之分；妻妾美色，愛憎²⁰之主也。凡夫處世興招怨禍，危身滅族，憂畏無量；三塗²¹八難²²苦痛萬端，靡不由之矣。是以比丘捨世求道，志

14 綵服：1. 彩色服色。（《漢語大詞典》（九），p.905）

15 芬馥：香氣濃郁。（《漢語大詞典》（九），p.309）

16 欲=情【聖】。（大正4，595d，n.33）

17（1）屬（尸又√）13. 剛。〔宋〕葉適《蘄州到任謝表》：“屬因淮南行鐵以來，暨乎蘄口置監而後，陰仰官鑪之羨，不勝偽冶之煩。”（《漢語大詞典》（四），p.63）

（2）屬（尸又√）：4. 儕輩。指同一類人。（《漢語大詞典》（四），p.64）

18 永安：1. 長久穩固。2. 永遠安定；永遠安寧。（《漢語大詞典》（五），p.892）

19（1）五家：王、賊、火、水、惡子。參見「五家所共」。

（2）五家所共：謂世間財物為王、賊、火、水、惡子等五家所共有，以其不能獨用，故無須強求。（《佛光大辭典》（二），p.1130.3）

（3）參見《大智度論》卷13〈1序品〉：

「勤苦求財，五家所共：若王、若賊、若火、若水、若不愛子用，乃至藏埋亦失。」（大正25，156c2-3）

20 愛憎：1. 猶好惡。（《漢語大詞典》（七），p.636）

21 三塗：又作三途。即火塗、刀塗、血塗，義同三惡道之地獄、餓鬼、畜生，乃因身口意諸惡業所引生之處。（一）火塗，即地獄道，或以於彼處受苦之眾生常為鑊湯爐炭之熱所苦，或以彼處火聚甚多，故稱火塗。（二）刀塗，即餓鬼道，以於彼處之眾生常受刀杖驅逼等之苦，故稱刀塗。（三）血塗，即畜生道，以於彼處受苦之眾生，強者伏弱，互相吞噉，飲血食肉，故稱血塗。（《佛光大辭典》（一），p.636.1-636.2）

22 八難：2. 佛教語，難，謂難於見佛聞法，凡有八端，故名八難。按即地獄、餓鬼、畜生、北拘盧洲（亦作郁單越）、長壽天、盲聾瘡啞、世智辯聰、佛前佛後八種。（《漢語大詞典》（二），p.22）

存無為，不貪榮利，自致泥洹²³乃為最樂。」

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愛喜生憂，愛喜生畏，

無所愛喜，何憂何畏？²⁴

好樂²⁵生憂，好樂生畏，

無所好樂，何憂何畏？²⁶

貪欲生憂，貪欲生畏，

23 泥洹：即涅槃。（《漢語大詞典》（五），p.1106）

24（1）〔吳〕維祇難等譯，《法句經》卷2〈24好喜品〉：「愛喜生憂，愛喜生畏；無所愛喜，何憂何畏？」（大正4，567c18-19）

（2）〔姚秦〕竺佛念譯，《出曜經》卷4〈2欲品〉：

愛欲生憂，愛欲生畏，無所愛欲，何憂何畏？

愛欲生憂，或遭婦喪為人所奪，或抱久患，夫或遠行積久不歸，是故說曰：愛欲生憂。

愛欲生畏者，為豪貴見奪其婦，或抱久患命在旦夕，或適他方。是故說曰：愛欲生畏。

無所愛欲者，云何無所愛欲？阿那含、阿羅漢者，別二人者無憂無畏。何以故？已離諸憂無所畏難。有憂畏者，欲界、色界，阿那含者欲界憂畏盡，阿羅漢者三界結使盡，於中不生憂畏想，是故說曰：無所愛欲，何憂何畏？（大正4，627c8-18）

25 好樂：喜好娛樂、逸樂。（《漢語大詞典》（四），p.292）

26（1）〔吳〕維祇難等譯，《法句經》卷2〈24好喜品〉：「好樂生憂，好

樂生畏；無所好樂，何憂何畏？」（大正4，567c19-20）

（2）〔姚秦〕竺佛念譯，《出曜經》卷4〈2欲品〉：

好樂生憂，好樂生畏，無所好樂，何憂何畏？

好樂生憂者，作倡伎樂五欲自娛，為王所嫌，欲奪樂器，緣此起憂。或為王所使遠適他方，於中生憂。

或抱久病，纏綿著褥於中失明，恐喪命根便生畏懼，緣此樂器以致喪身。或有王者種亡國失位，事不由己，憶本豪貴所遊戲處，便生愁憂遂致篤疾。或為宿讐欲害其命，晝夜伺捕，復於其中生憂惱想，是故說曰：好樂生憂，好樂生畏也。

云何無所好樂者？阿那含、阿羅漢捨諸五樂，以法樂自娛。

猶如難陀前白佛言：「不覩我孫陀利，意終不樂。」

世尊告難陀曰：「無厭有何足？不足有何樂？無樂有何愛？無愛有何樂？汝今放意，無有厭足，志常熾盛，何時當息？是故汝今思惟內觀不淨之想，便當自悟意中得解。汝今所以不得解者，斯由不思惟想故。」

以不思惟，姪怒癡熾盛，是故難陀忍

解無貪欲，何憂何畏？²⁷

貪法戒成，至誠知慚，

行身近道，為眾所愛。²⁸

欲態不出²⁹，思正乃語，

心無貪愛，必截流度。³⁰」

佛告四比丘：「昔有國王名曰普安，與隣國四王共為親友，請此四王宴會一月，飲食娛樂極歡無比。臨別之

日，普安王問四王曰：『人居世間以何為樂？』

一王言：『遊戲為樂。』

一王言：『宗親吉會，音樂為樂。』

一王言：『多積財寶，所欲如意為樂。』

一王言：『愛欲恣情，此最³¹為樂。』

普安王言：『卿等所論，是苦惱之本、憂畏之原³²，前樂後苦，憂悲萬端，皆由

此興。不如寂靜，無求無欲，淡泊守一，得道為樂。』

四王聞之，歡³³喜信解³⁴。」

佛告四比丘：「爾時普安王者，我身是也；四王者，汝四人是也。前已說³⁵之，今故不解，生死蕤蔓³⁶，何由休息？」

時，四比丘重聞此義，慚愧悔過，心意開悟，滅意斷欲得羅漢道。

精勤一意，思惟惡露不淨。何以故？求人身難，與賢聖相值亦復難，得諸根不缺亦復難，遇諸佛興出亦不可遇。如優曇鉢華時時乃現，欲聞正法亦不可值。休息無為常樂安寧，皆由正法得至彼岸。是故難陀念自謹慎，思惟正法興不淨想，便當得至處無為境。是故說曰：好樂生憂，好樂生畏，無所好樂，何憂何畏？（大正4，627c19-628a16）

27〔吳〕維祇難等譯，《法句經》卷2〈24好喜品〉：「貪欲生憂，貪欲生畏；解無貪欲，何憂何畏？」（大正4，567c20-21）

28（1）〔吳〕維祇難等譯，《法句經》卷2〈24好喜品〉：「貪法戒成，至誠知慚，行身近道，為眾所愛。」（大正4，567c22-23）

（2）〔姚秦〕竺佛念譯，《出曜經》卷8〈6念品〉：

樂法戒成就，誠信樂而習，能自勅身者，為人所愛敬。

樂法戒成就者，眾生之類習於法教修諸善法。

戒成就者云何？若有眾生奉持禁戒無毫釐失，持此戒福，復生梵天受福無窮，此則缺戒不奉禁律。何以故？由其摸[※]質[※]天福故。若復有人奉持禁

戒毫釐不失，持禁戒福不求生天為梵身帝釋，不求作魔王，不求作轉輪王典四天下，我今持戒之福求於無上正覺，是謂名為戒成就。是故說曰：樂法戒成就也。

誠信樂而習者，執信堅固常樂修習，心不恐懼亦無亂念，一一篤信所行真實，常處有記不處無記，出言至誠不說彼此，是故說曰：誠信樂而習。

云何能自勅身[※]？夫行善者自為己身，以物惠施自愛[※]其福，奉持禁戒捨放逸意，求於濟神，為後世作橋梁，論經說義廣採異同亦為己身，是故說曰：能自勅身也。

為人所愛敬者，執行之人所遊方域，為人所敬、歎說其德。福由人弘，名稱外被，是故說曰：為人所愛敬也。（大正4，654a16-b6）

※案：摸=攢【宋】【元】【明】。（大正4，654d，n.1）

※案：質=質【宋】【元】【明】。（大正4，654d，n.2）

※案：身+（者）【宋】【元】【明】。（大正4，654d，n.3）

※案：愛=受【宋】【元】【明】。（大正4，654d，n.4）

29 出=生【宋】【元】【明】。（大正4，595d，n.36）

30（1）〔吳〕維祇難等譯，《法句經》卷2〈24好喜品〉：「欲態不出，思正乃語，心無貪愛，必截流度。」（大正4，567c23-24）

（2）〔姚秦〕竺佛念譯，《出曜經》卷4〈2欲品〉：

欲生無漏行，意願常充滿，於欲心不縛，上流一究竟。

欲生無漏行者，欲亦是善亦是不善，欲善者或是有漏、或是無漏。無漏欲者滅一切愛，此中不說有漏。

意願常充滿者，一切諸善之法，普充滿體中。

於欲心不縛者，心於彼心不染著亦無所污，是故說曰：於欲心不縛。

上流一究竟者，即阿那含是。所以然者，因說阿那含果，因說五下分結，

因說斷欲愛，此亦復說上流一究竟。（大正4，629b13-22）

31 最=則【宋】【元】【明】。（大正4，595d，n.38）

32 原：1.“源”的古字。2.本原，根本。3.指來源或起因。（《漢語大詞典》（一），p.927）

33 案：《大正藏》原作「歎」，今依《高麗藏》作「歡」（第30冊，543b10）。

34 信解：佛教謂對佛法心無疑慮、明見其理為信解。（《漢語大詞典》（一），p.1422）

35 說=論【宋】【元】【明】【聖】。（大正4，596d，n.1）

36 蕤蔓：牽纏蔓延，綿綿不斷。（《漢語大詞典》（九），p.380）

經典原文

二、《佛說五王經》 (大正 14, 795c12-797a24) :

昔有五王，國界相近，共相往來，不相攻伐，唯作善友。

其最大者，字普安王，習菩薩行；餘四小王，常習邪行。大王憐愍，意欲度之，呼來上殿，共相娛樂，乃至七日，終日竟夜，作倡伎樂。七日已滿，四王共白大王言：「國事甚多，請還政治。」

大王語諸左右：「嚴駕車乘，群臣吏民都共送之。」

至其半道，大王憐愍，意欲度之，語四王言：「各說卿等所樂之事。」

一王言：「我願欲得陽春三月樹木榮華，遊戲原野，是我所樂。」

一王復言：「我願欲得常作國王，鞍馬服飾，樓閣殿堂，官屬人民圍遶左右，晃晃昱昱，椎鍾鳴鼓，出入行

來，路人傾目，是我之樂。」

一王復言：「我所樂復異，願得好婦、好兒，端正無雙，共相娛樂，極情快意，是我之樂。」

一王復言：「我所樂復異，願我父母常在，多有兄弟、妻子，羅列好衣美食，以恣其口，素琴清衣，共相娛樂，是我之樂。」

各自說其所樂竟，四王俱迴頭白其大王：「王所樂何事？」

大王答言：「我先說卿等所樂，然後說我之樂。卿一人言：『陽春三月樹木榮華，遊戲原野。』秋則凋落，非是久樂。」

「卿一人言：『願我常作國王，鞍馬服飾，樓閣殿堂，官屬人民圍遶左右，晃晃昱昱，椎鍾鳴鼓，出入行

來，路人傾目。』往古諸王，隱隱闐闐，快樂無極，福德轉盡，諸國相伐，忽然崩亡，非是久樂。」

「卿一人言：『願得好婦、好兒，端正無雙，共相娛樂，極情快意。』一朝疾病，憂苦無量，非是久樂。」

「卿一人言：『願我父母常在，多有兄弟、妻子，羅列好衣美食，以恣其口，素琴清衣，共相娛樂。』一朝有事，為官所執，繫閉在獄，無有救護，此非久樂。」

四人俱問：「王樂何事？」

王言：「我樂不生不死，不苦不惱，不饑不渴，不寒不熱，存亡自在，此是我樂。」

四王俱言：「此樂何處？當有明師？」

大王答言：「吾師號為佛，近在祇桓精舍。」

諸王歡喜，各詣佛所，皆稽首作禮，退坐一面。大王胡跪，叉手白佛言：「我等今得為人，鈍闇無智，但

深著世樂，不知罪福，願佛為弟子等，說其苦諦。」

佛言：「卿等善聽！當為汝說。人生在世，常有無量眾苦切身，今粗為汝等略說八苦。何謂八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恩愛別苦、所求不得苦、怨憎會苦、憂悲惱苦，是為八苦也。」

「何謂生苦？人死之時，不知精神趣向何道，未得生處，並受中陰之形，至三七日父母和合，便來受胎。一七日如薄酪；二七日如稠酪；三七日如凝酥；四七日如肉醬；五胞成就，巧風入腹，吹其身體；六情開張，在母腹中，生藏之下，熟藏之上。母噉一杯熟食，灌其身體，如入鑊湯；母飲一杯冷水，亦如寒冰切體；母飽之時，迫迕身體，痛不可言；母饑之時，腹中不了了，亦如倒懸，受苦無量。至其滿月，欲生之時，頭向產門，劇如兩石挾山；欲生之時，母危父怖，生墮草上，身體細軟，草觸其身，如履刀劍，忽然失聲大呼。此是苦不？」

諸人咸言：「此是大苦。」

「何謂老苦？父母養育，至年長大，自用強健，擔輕負重，不自裁量，寒時極寒，熱時極熱，饑時極饑，飽時極飽，無有節度；漸至年老，頭白齒落，目視眈眈，耳聽不聰，盛去衰至，皮緩面皺，百節痠疼，行步苦極，坐起呻吟，憂悲心惱，識神轉滅，便旋即忘，命日促盡，言之流涕，坐起須人。此是苦不？」

大王答曰：「實是大苦。」

「何謂病苦？人有四大和合而成其身。何謂四大？地大、水大、火大、風大。一大不調，百一病生，四大不調，四百四病，同時俱作。地大不調，舉身沈重；水大不調，舉身臃腫；火大不調，舉身蒸熱；風大不調，舉身掘強，百節苦痛，猶被杖楚。四大進退，手足不任，氣力虛竭，坐起須人，口燥唇焦，筋斷鼻坼，目不見色，耳不聞聲，不淨流出，身臥其上，心懷苦惱，言輒悲哀，六親在側，晝夜看視初不休息，

甘饌美食，入口皆苦。此是苦不？」

答言：「實是大苦。」

「何謂死苦？人死之時，四百四病，同時俱作，四大欲散，魂魄不安。欲死之時，刀風解形，無處不痛，白汗流出，兩手摸空，室家內外，在其左右，憂悲涕泣，痛徹骨髓，不能自勝。死者去之，風去氣絕，火滅身冷，風先火次。魂靈去矣，身體挺直，無所復知。旬日之間，肉壞血流，臃脹爛臭，甚不可道，棄之曠野，眾鳥噉食，肉盡骨乾，髑髏異處。此是苦不？」

答言：「實是大苦。」

「何謂恩愛別苦？室家內外，兄弟妻子，共相戀慕，一朝破亡，為人抄劫，各自分張，父東子西，母南女北，非唯一處，為人奴婢，各自悲呼，心內斷絕，窈窕冥冥，無有相見之期。此是苦不？」

答言：「實是大苦。」

「何謂所求不得苦？家有財錢，散用追求，大官吏

民，望得富貴，勤苦求之，求之不止，會遇得之，而作邊境令長。未經幾時，貪取民物，為人告言，一朝有事，檻車載去，欲殺之時，憂苦無量，不知死活何日。此是苦不？」

答曰：「實是大苦。」

「何謂怨憎會苦？世人薄俗，共居愛欲之中，共認不急之事，更相殺害，遂成大怨，各自相避，隱藏無地，各磨刀錯箭挾弓持杖，恐畏相見，會遇遑道相逢，各自張弓澍箭，兩刀相向，不知勝負是誰，當爾之時，怖畏無量。此是苦不？」

答曰：「實是大苦。」

「何謂憂悲惱苦？人生在世，長命者乃至百歲，短命者胞胎傷墮。長命之者，與其百歲，夜消其半，餘有五十年；在醉酒疾病，不知作人，以減五歲；小時愚癡；十五年中，未知禮儀；年過八十，老鈍無智，耳聾目冥，無有法則，復減二十年；已九十年，過餘有十歲之中，多諸憂愁，天下欲亂時亦愁，

天下旱時亦愁，天下大水亦愁，天下大霜亦愁，天下不熟亦愁，室家內外多諸病痛亦愁，持家財物治生恐失亦愁，官家百調未輸亦愁，家人遭縣官事閉繫牢獄未知出期亦愁，兄弟、妻子遠行未歸亦愁，居家窮寒無有衣食亦愁，比舍村落有事亦愁，社稷不辦亦愁，室家死亡無有財物、殯葬亦愁，至春時種作無有犁牛亦愁，如是種種憂悲，常無樂時，至其節日，共相集聚，應當歡樂，方共悲涕相向。此是苦不？」

答曰：「實是大苦。」

爾時，五王及諸群臣，會中數千萬人，聞說諸苦諦，心開意悟，即得須陀洹道，皆大歡喜，作禮而去。

四王俱白普安王言：「大王真是大權菩薩，化導我等，令得道跡，大王之恩。我本觀諸宮殿，心情愛著，不能遠離，今覩宮殿，如視穢廁，無可愛者。」即捨王位付弟，出家為道，修諸功德，日日不倦。



大迦葉尊者 的故事

何湘兒

大迦葉尊者乃婆羅門種姓，生於摩竭陀國王舍城的大富之家，父親比當時的國君頻婆娑羅王更富有。他雖是富家子弟，又長得非常英俊，但由於他宿世善根深厚，年幼時已厭離五欲，長大後更不願結婚，只想出家修行。而父親卻希望他早日結婚生子，無奈之下，他只好叫畫師畫了一幅金色美女，並向父親提出一個條件，他只娶與畫中一模一樣漂亮的美女。他以為父親一定找不到一模一樣的女子，誰知父親派人拿著畫像到處尋找，並於恒河北岸的大國吠舍離在一戶有錢人家中找到一位與畫像一模一樣的金色美女。金色女叫妙賢，她也不想結婚，亦想出家修行，但父母之命，不得不從。在雙方家長安

排下，兩人結為夫婦。

在新婚之夜，兩人各自講出自己的志願，才知彼此的意趣相同，於是兩人決定同修梵行，同修清淨道業，互相勉勵，互相督促，彼此只做名義上的夫妻，決不同床而睡，事奉父母至百年歸老之後，便一同出家。

十二年之後，父母相繼去世，迦葉立即捨棄富貴的家庭而去尋師訪道，並和妙賢約定，若找到出家的地方，就回來接她出家。

後來，迦葉聽到當時的大覺者釋迦牟尼佛住在竹林精舍，隨即前往竹林精舍跟隨佛陀出家。他精進修行，很快就證得阿羅漢果，並成為佛陀十大弟子中的苦行第一，

更成為長老，深受大眾尊敬。

「迦葉」是姓，印度人喜用姓為稱呼。而僧團中有多位佛弟子姓迦葉，於是大眾尊稱他為大迦葉尊者，以簡別其他迦葉，亦表示他年紀大，德行高。

大迦葉尊者出家幾年，都沒有回去接引妙賢出家，妙賢便去了裸形外道出家，受了很多苦。當比丘尼教團成立之後，大迦葉尊者記起出家前與妙賢的約定，便托一位比丘尼接妙賢來到大愛道比丘尼帶領的僧團出家。

妙賢加入僧團之後，外出托鉢時，因為貌美而惹來很多麻煩，令她遠離大眾，寧願挨餓也不入城乞食，她甚至認為美貌是修道的禍根而自我毀容。大迦葉尊者知道後，非常憐憫妙賢，在請求佛陀同意之下，大迦葉尊者便每天把自己所乞的食物分一半給妙賢，但這又惹來僧團中某些人之非議，令大迦葉尊者不再分飲食給妙賢。他激勵妙賢發奮修行，趕快證聖果。妙賢也不負所望，倍復努力精進修行，很快也證得阿羅漢果，又能自在地入城

托鉢，並且成為佛弟子中宿命通第一，能自憶無數世之事。

他們兩夫婦，同樣來自大富之家，同樣有出眾的才貌，同樣有修行的志願，在修行的路上，各有成就，確實非常難得。

在佛陀的十大弟子中，舍利弗和目犍連尊者早於佛陀入滅；佛陀入滅後，僧團由大迦葉尊者主持。第一次結集經典的時候，阿難未成阿羅漢，大迦葉尊者不讓阿難進入。阿難也很爭氣，發奮修行，一夜之間證得阿羅漢果，因而有資格參加佛經的結集。

在部派佛教時期，上座部以大迦葉尊者為首，思想較為傳統、保守；大眾部以阿難尊者為代表，思想比較積極、進步，具有改革精神。所以，近代有的寺院，佛像的左右兩旁，站立著大迦葉尊者和阿難尊者。

很多經典都有講述大迦葉尊者的故事，尤其是《阿含經》，就有很多關於大迦葉尊者的有趣事跡。有一個故事說，大迦葉尊者嚴修苦行，態度非常嚴肅，從不接近女

性。有一次路過比丘尼的僧團，比丘尼都不理睬他。而阿難尊者待人和藹可親，很受男女老少的歡迎，無論他去到哪裡，人們都把他當作上賓。

《雜阿含經》卷41〈1142經〉云：「爾時，尊者摩訶迦葉久住舍衛國阿練若床坐處，長鬚髮，著弊納衣，來詣佛所。爾時，世尊、無數大眾圍繞說法。時，諸比丘見摩訶迦葉從遠而來，見已，於尊者摩訶迦葉所起輕慢心，言：『此何等比丘？衣服麤陋，無有儀容而來，衣服佻佻而來。』爾時，世尊知諸比丘心之所念，告摩訶迦葉：『善來！迦葉！於此半座，我今竟知誰先出家，汝耶？我耶？』彼諸比丘心生恐怖，身毛皆豎，並相謂言：『奇哉！尊者！彼尊者摩訶迦葉，大德大力，大師弟子，請以半座。』爾時，尊者摩訶迦葉合掌白佛言：『世尊！佛是我師，我是弟子。』佛告迦葉：『如是！如是！我為大師，汝是弟子，汝今且坐，隨其所安。』」

由於大迦葉尊者是獨覺根性，故請求佛陀容許他獨居森林的空閑處修苦行，因此很多比丘都不認識他，再加上他穿的是糞掃衣，又沒有剃鬚髮，所以那些正在聽佛陀說法的比丘都看不起他。佛陀知道那些比丘的驕慢心，於是馬上分半座給大迦葉尊者，請他進來坐。佛陀這樣做，目的是要消除那些比丘的輕慢心，確立大迦葉尊者在僧團中的長老地位，亦大大方便佛入滅後大迦葉尊者領導僧團，令比丘們能信服大迦葉尊者。

得到佛陀的讚嘆，大迦葉尊者不會飄飄然地以為自己很了不起，他很清醒，也很有分寸，明白佛陀抬高他，是要降伏驕慢的比丘，自己遠未達到可與佛陀平起平坐的資格，因此他只是「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有些經典說，大迦葉尊者乞食有個習慣，就是專向窮人乞食，不去富貴人家乞食。他認為富貴人驕慢、放縱、奢侈，難以教化，窮人知苦，易受道法求脫苦。他又認為，窮人的貧苦，皆因往昔不肯布

施積福；現在若不給機會窮人布施種福，窮人以後會繼續貧窮。所以他特別同情窮人，專向窮人乞食，為其說法，令其歡喜布施種福田。

而須菩提尊者則剛剛相反，專向有錢人家乞食。他認為有錢人今生富貴，是因為前世多布施修福；現在若不再繼續布施積福，將來福享盡就會貧窮墮落；而窮人今生已很苦，若再向他們乞食，會增加他們的負擔。

其實托鉢的制度並非這樣，而是無分貴賤，不可以選擇施主，比丘來到一個地方，要在附近依次序來乞食，不可以超過七家，否則就會成為搔擾。如果昨天已去了有錢人家乞食，今天就要去貧窮人家乞食，去做法布施的工作。所以，佛陀的制度、佛陀的精神都非常圓滿，非常平等。

在《維摩經》之〈弟子品〉，大迦葉尊者說：「憶念我昔，曾於貧里而行乞，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大迦葉！有慈悲心，而不能普。於貧里而行乞，捨豪富從貧乞。迦葉！住

平等法，應次行乞食。』」

維摩居士批評大迦葉尊者只向貧窮人家乞食：「你雖有慈悲心，但你的慈悲心不能普及，也不平等。」若只對窮人有慈悲心，捨棄有錢人，即是有分別心、有偏愛心，這就不能普及慈悲心，有違平等慈悲精神。故應不擇貧富，依平等法次第而乞，方合慈悲普遍之旨。對於維摩居士的批評，大迦葉尊者當然是虛心接受。

大迦葉尊者早已證得聖果，以為自己已脫三界苦惱之患，住最後身，證得有餘涅槃。但在法華會上，釋迦佛開權顯實說一乘法。佛在《妙法蓮華經》卷1〈方便品〉告訴舍利弗：「若我弟子，自謂阿羅漢、辟支佛者，不聞不知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事，此非佛弟子、非阿羅漢、非辟支佛。又舍利弗！是諸比丘、比丘尼，自謂已得阿羅漢，是最後身，究竟涅槃，便不復志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知此輩，皆是增上慢人。」

佛陀嚴厲地告誡大眾：三乘涅槃

槃非究竟。如果我的弟子，自稱證了阿羅漢、辟支佛，聽了一乘法之後，不肯回小向大，不肯回復一乘菩提心，不肯繼續行一乘菩薩道，不肯志求成佛，那些人不是真正的佛弟子，不是真正的阿羅漢，不是真正的辟支佛，而是增上慢人。

《妙法蓮華經》卷2〈信解品〉說，大迦葉尊者在佛前「得聞希有之法，深自慶幸，獲大善利，猶如窮人無量珍寶，不求自得。」大迦葉尊者信解一乘法之後說：「我等今日，聞佛音教，歡喜踴躍，得未曾有。佛說聲聞，當得作佛，無上寶聚，不求自得。……世尊我今，得道得果，不為真得。於無漏法，得清淨眼，方為真得。我等長夜，持佛淨戒，始於今日，得其果報，法王法中，久修梵行，今得無漏，無上大果。我等今者，真是聲聞，以佛道聲，令一切聞。我等今者，真阿羅漢。」

大迦葉尊者發一乘無上道心之後，釋迦牟尼佛即為他授記。《妙法蓮華經》卷3〈授記品〉云：

「爾時世尊說是偈已，告諸大眾：『我此弟子摩訶迦葉，於未來世，當得奉觀三百萬億諸佛世尊，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廣宣諸佛無量大法。於最後身得成為佛，名曰光明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國名光德，劫名大莊嚴。佛壽十二小劫，正法住世二十小劫，像法亦住二十小劫。國界嚴飾，無諸穢惡、瓦礫荊棘、便利不淨。其土平正，無有高下、坑坎堆阜。琉璃為地，寶樹行列，黃金為繩，以界道側，散諸寶華，周遍清淨。其國菩薩無量千億，諸聲聞眾亦復無數，無有魔事，雖有魔及魔民，皆護佛法。』」

有關大迦葉尊者的故事，還有很多很多，在此不能盡錄。但從以上幾個故事，我們可以得到啟示，在菩提道上，學無止境，即使成了阿羅漢、辟支佛，也要繼續修學，直至成佛！

祝願大家早成佛道！



紅塵內外

洪真如

身處瞬間萬變的世界，人生風景變化萬千，很多事情都沒法想像。而我們這些文人、哲者、藝術家之流，經常都會偶然邂逅「同類」，與他們並肩走過那些與眾不同的生命歷程。在世人的眼光下，或許我們都有些古怪，甚至放蕩不羈，不務正業。但文人的浪漫和逍遙，卻為其生命增添了幾分深度和體驗。

前陣子收到一個電郵，來自一個二十八歲的碩士學生，來郵聲稱，希望畢業之後再跟我讀佛教哲學的研究課程。她簡介了自己曲折的生命歷程：她本來是商學院的博士生，結果愈讀愈覺得沒趣，找不到生命的意義。於是毅然找到了一個隱世的寺院，在那裡住了下來，一住便是兩年的時光。後來終於下定決心，中斷了商學院的博士課程，轉而去修讀佛學的碩士課程。現在於寺院之中求度出家，一方面又意欲繼續進修佛學，故希望修讀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院的佛教哲學研究課程。

這使我想起弘一大師在西湖出

家的經過，記載於其文章：《我在西湖出家的經過》及《斷食日志》裡。弘一大師（俗名李叔同）不是專職作家，但卻是個極富天賦、多愁善感的文人，除了在歌詞、畫作、文賦及書法上極其出色之外，還喜歡寫詩作文。多年前，我買了他所著作的一本文集：《送別·我在西湖出家的經過》，書中收錄了他的詩文精選。其中一篇記下自己為何出家，特別有意思。話說李叔同第一次到杭州，在那裡住了一個月光景。杭州是個佛法之地，寺廟之多可謂數之不盡。他常到西湖邊的小茶館「景春園」吃茶，欣賞風景。茶館附近有一個著名的大寺院——昭慶寺，他每次吃茶過後，都順道便走到寺裡參觀，心裡總是覺得出家人所住之處，有說不出的吸引，散發著一種怡然的出塵氣息。加上他的朋友夏丐尊常對他說：「像我們這種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這句話在李叔同心裡生起一種古惑。對他而言，出家人高尚脫

俗，又帶著半點神秘。後來，李叔同患了神經衰弱症，中西醫藥各方都沒能醫治好。一天，從書中得知，斷食能夠治療各種疾病，便想在十一月份這個比較寒冷的天氣裡，到山中小寺試做一次斷食。他不禁想起了西湖的山水明秀，寺院充滿靈氣，便與友人商量，安排在西湖旁邊的虎跑寺斷食二十多天。虎跑寺是個遊客稀少的幽靜小寺，李叔同多年之前，曾經在方丈樓下的屋子裡住過一段日子。那時候，方丈樓上只住了一位出家人：弘祥法師，每每在叔同的窗前經過。叔同睹見他安詳莊重的神態，覺得十分欣悅，彼此便成了朋友。在弘祥法師的介紹下，叔同開始研讀佛經，發心吃素，又愈發羨慕出家的生活。多年之後，又有機會在虎跑寺斷食多天，他感受尤深，身心的變化甚大：雖然有時會餓得頭暈腦脹，但後來逐漸精神煥發，身心輕安如燕。更覺塵世追逐的無謂與疲勞，堅定了出家之意志。叔同本來打算拜弘祥法師為師，可是弘祥法師卻不讓其拜他為師，而是介紹了自己的師父。當時，李叔同是藝術學院的教授，他故意提前了考試，五月份考試完成後，立刻到虎跑寺報到，穿起出家人的衣裝來。學習兩堂功課，並計劃在寺裡住滿一年，再行出家。

不料，其友夏丐尊七月初來訪，劈頭就道：「既住在寺裡面，並且穿了出家人的衣裳，而不即出家，那是沒有什麼意思的，還是趕緊剃度的好！」承了朋友的勸，叔同決心於七月十三日大勢至菩薩聖誕落髮。

或許出家一事，在文人雅士的心中，是出塵的象徵：彷彿這個塵世裡還有另一灑脫無塵的洞天，是出家的道路才可以通往的。圓頂變成了離塵的意象；而僧衣就是永不被沾污地淨潔無瑕。對哲士而言，出家是對世俗名利追求的出離，及對大自然與真性情的回歸。這實在是無比的誘惑！靜穆的山水，本來已經是文人所好。自古以來，歌頌自然的詩文多不勝數；我國古代的藝術家尤其喜歡以水墨顏色訴說對山水傾慕之情。登山臨水，回到大自然的懷抱之中，唯願清洗滿身的憂傷與疲憊。山水的青綠藍色，與僧侶的灰色與啡色，合成一種和諧的共振。再者，找尋自我、追求生命真理與高尚的精神境界，更是思想家的終極關懷。中國禪家引人領悟自性：如果悟得真如，見性成佛，從此人生無不自在、輕鬆、喜悅，這難道不是我等勞其一生所追尋的境界嗎？

話說回來，身為學者的我，也算是一個曾在山門寺院內外徘徊過的人。少年時，我曾非常熱忱於山寺上靜修的生活。現在，作為人師，我不得不全情投入教學和研究，也只能努力融入這繁華的都市裡。這是另一種生活體驗；雖非直接出世尋道，但其意義非凡。為人師範，手執教鞭，作育英材，對我而言是另一種心靈成長的歷練。雖然追尋古仙人徑、涅槃佛道的階段早已經過去，但身上或許仍殘留著仙佛香火的餘韻。早前，在嶺南大學的宿舍裡隱居，不時會有本科生來找我談天，無非是覺得我有著哲人的深邃和寧靜。他們告訴我，我的言行舉止就像是唸宗教學的，要麼就是唸哲學的。其實，我從來都是內向的人，在學校裡難得可以過隱居打坐讀書的生活；我看上去比較安詳寧靜，也是意料之內的事。在我的宗教哲學課堂裡，我總是喜歡把自己在山裡修行的生活點滴，細緻地在學生們面前展現。我樂意分享修行的喜悅，讓他們仰慕佛道、追尋人生哲理，甚至親身在出世和入世之間經歷一遍，叩問生命的意義。

在我讀過書的眾多學校裡，我認識了很多求道之士。他們雖身在凡塵，心中卻嚮往六合之外。我中

學時代教過我物理學的一位教師，退休後干脆把屋子賣掉，把家中的物品一件一件丟棄，或送給了學生和朋友；就連自己的大學證書也丟到垃圾桶裡。然後兩手空空無一物，上山修道去了。過了一兩年，更興奮地告訴我，他的氣功練得很有進境，已經到了可以替人治病的境界。另外，一位在大學裡教我道家哲學的教授，在那韶華勝極的年紀，毅然辭去了宗教哲學副教授之職，全心打坐。早前，更搖了個電話來給我，訴說她的修道境界有所進益，而欣喜莫名。又曾經有一位在大學裡教過我英語的老師，他十分喜歡浸淫在儒佛道的海洋裡。當我還是在科大唸物理學的時候，他更曾專誠來到妙華佛學會旁聽我講的「佛學初階班」課程。每一次我們吃飯聊天，都會慢慢演變成談仙論道。他常說，渴望到台灣的一個人跡稀少的兒童遊樂園當售票員去。那個公園人流不多，他夢想著可以看看自己喜歡的佛道書籍，閒來聽聽音樂，過些閒雲野鶴般的生活。無奈未能放棄物質的享受，也放不下相處多年的髮妻，是故售票員的理想，永遠成為南柯一夢，實現無期。

這些雅士，看來都是曾經身在紅塵之中，而漸漸變成了一個方外

之人。尋道到修道的過程，就像飽受紅塵困苦的人，找尋出路的足印。然而，在我看來，從紅塵走到方外，或由方外返回紅塵，都可以是對靈性的追求，和開放心靈的過程。《六祖壇經》言：「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又言：「於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如果心無所住，日子便可以過得暢快。

我在嶺南大學讀書的時候，有一位同年入讀博士班的同學，讀起哲學來非常的沈迷，幾乎每天從早到晚，都陶醉在哲學思辨之中。四年之後，他以優異的成績從哲學系裡畢業，並留校任教，成為了一名講師。前陣子，我們又在元朗公園見面吃飯了。他竟然告訴我，他不打算再做講師了。今個學年約滿之後，便會用自己的積蓄遊覽南美洲。到了山窮水盡之際，再去思想將來的計劃。雖然道路不明，但大概不想再搞哲學了，原因很簡單：他不喜歡學術界的遊戲規則。作為一名講師，每天匆忙準備課堂講義，於哲學的思考日漸變得囫圇吞棗而無所進益。這樣的日子，他早已經厭

倦了。南美洲這個充滿神秘色彩及遠古文化的地方，對他而言，有著無比的吸引力。我也認識一名圖書館職員，在法國過了十年自由浪漫的生活。在那充滿藝術氣息的領土裡，走遍各地畫廊藝術館，每晚到文化中心看舞蹈、歌劇等表演。到了某一天，打開冰箱發現一點食物也沒有，便找個餐廳打散工，洗碗打掃去。這般奇特的非人生活，他竟一下子過了十年之久！之後他隻身回港當科大的圖書館職員，眼下儲蓄又多了起來，便開始修讀家庭心理學的碩士課程。後來更辭退圖書館的工作，成為全職家庭治療師。

或者這些人都未曾從紅塵中離開，而是從來不失落在紅塵之中。若心無掛礙，生命便能灑脫流動。紅塵從來事不多，只是人心悸動，驚心動魄而已。其實，只要內心不為紅塵所染，我們又何時不逍遙呢？《壇經》言：「心如虛空，不著空見，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無不定時也。」在世人的目光下，文人哲士們有點不切實際。但這些人嚮往著的，卻是每一刻的無礙、無執、自在與逍遙。正正因為當下的一刻才是最真實、最寶貴的，在追求心靈自由的道路上，不管人們

如何看待你的行為，你都會放下包袱，放下別人歧視的目光，追尋你真正想要追求的。

真正體會禪意的人，便不會再問誰是人生勝利組，誰是人生失敗組；誰的福報多，誰的福報少。旅居紅塵，哪裡有什麼定相？還談什麼客觀的好與壞呢？這要看你真正喜歡的、用心追尋的，究竟是什麼。試問，是做大學講師的福報多，還是做兒童遊樂園售票員的多呢？若這個問題真有定案，又為何會有人一直渴望著「倒行逆施」呢？又試問，餐廳打散工的福報一定就少嗎？為什麼那位圖書館職員總覺得最快活的日子，竟然是在法國流浪，看藝術展覽，在餐廳洗碗的那十年呢？中學時代，我有一位朋友，經常為了自己曾經留班，比同級的同學年長一年，心裡耿耿於懷。然而，生命歷程的變化多端，又豈可用一條直線去描述呢！《壇經》言：「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如果我們能放下福與業、善與惡、高與低這些世俗給予我們的概念，便可看到雲上的陽光，進入另一層次的生命境界。其實，很可能我們都只是觀看風景的人：生命的起伏高低，很多時都是忽然而來，令人無法招架

的。然而，生命的果實，又豈可在世俗的層次上去思量計算呢？

執筆至此，忽然想起我的一位中學中文科老師。兩年前，她舉家移民到英國去。為了成全她丈夫在英國研讀神學的願望，她犧牲自己也想讀神學的志願，在當地找到一份超級市場收銀員的工作，賺錢養家。從中學老師倏忽變成了收銀員，她感受良多，更深深體會到低下勞動階層的辛酸。多年沒有執筆的她，開始用文字寫下生活百態。在她寄給我的文章中，有這麼一句：「成名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用眼觀察人生，用筆改變世態。」我感受甚深，人生的體驗與智慧的深度，又豈能用世俗的名利高低去判斷呢？這又使我驀然想起我的一位朋友：她是一名股票交易員，可能是在名利場玩得厭倦了，現在最喜歡週末到寺院裡打掃、洗碗，幫法師們除草，栽花種樹。心裡時時想著要再讀一個佛教哲學的研究所課程，將來還打算出家弘法。人生是複雜的，世俗的評價也往往令人氣餒。但是，生命的經歷卻是自己去品嚐的，又哪管得著別人的目光呢！還望一路走過來，見證她的奮鬥，修學與成長。



捐款大德芳名

二零二二年·七月至九月份

常務經費：

\$14,000: 吳蓮菊 \$5,000: 蘇華芳 \$3,000: 黃鳳如 劉健輝 朱元鶴 吳潔珠
\$2,000: 伍松 永利建築 戴德恩 \$1,500: 吳玉群 \$1,000: 李榮基 吳娥女
李美成 侯毅 黎玉嬋 黃維昌 陳適意 \$900: 胡昭源 薄淑貞 \$700: 李淑嫻
\$641: 佛弟子 \$600: (伍越發 余翠竹 伍雅莉) 溫潔玲 \$500: 曾榮裕
王明心 吳燕琮 崔穎詩 法相同學會 \$300: 楊潔英 \$200: 盧淑珍 趙師兄
\$140: 黃麗英 \$100: 楊淑平 小昆蟲 黎乃綾

助印：

\$5,400: 百業達印刷有限公司
\$2,100: 蘇華芳 \$2444: 王康仁 \$235: 吳意葵

